



我从来没说过这辈子绝对不上春晚

2

郭德纲 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郭德纲亲笔作品,讲述人生四十年的江湖过往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书中的文字记录了郭德纲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人生、相声艺术、生活的感悟和思考,行文冷静,不煽情,不夸张,不做作,不隐瞒,不回避。

本书有着极其鲜明的郭氏风格,嬉笑怒骂皆成文章,妙语连珠,文字独特,语言幽默风趣,读之不禁令人捧腹,为我们营造了一份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,这份快感和他的相声作品一样过瘾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北大的一位教授咬牙切齿地说:“郭德纲就是一个泡沫,没几天就完了。”当年,相声界普遍认为,我应该在国庆节左右就灭亡了。他们没想到的是,我一路走来,越来越好。

热点读物

一沾相声,寸土不让

我这个人没脾气,熟悉我的人都知道。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我跟谁瞪眼、着急、发火,这些我都没有过。谁都不容易,包括助理,包括在我们这儿干活的孩子们。比如,人家孩子打河北农村跑到这儿来,一个月挣八百块钱,苦熬苦奔的,本来就不容易,你再天天跟他大声喊,不合适。你跟他喊的目的,无非是张扬你的个性,表现你要如何如何,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胆战心惊上。我是读书人,虽然说外界有些人把我写得跟土匪似的,但实际上我愿意是个文人,我不齿于这样做。

我是个很随和的人。但是相声,我不许别人瞎动。绝对不行!你说吃饭,穿衣服,怎么都行,都无所谓,我可以没有我自己的意见,包括写电视剧。做编剧那几年,怎么写都行,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,你掏钱呗,你说什么就是什么,我明知道不好,但是我会听从你。你活该,谁让你喜欢这个。可是,唯独到相声这儿——不可以。因为这是我心爱的东西。我在别处都让着你们,但是在这儿,我不让。寸土都不让。不对就是不对。为什么呢?这可能是我的脾气、秉性,也可能是我太爱相声了。所以,我不允许别人侮辱相声。

好多人说,电视相声没法看,相声算完了。观众说什么的都有,他们心里不是滋味。我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会儿,也不是滋味。我们自己都不爱看。偶然有机会到茶馆里说,发现,观众很喜欢听啊。还有人说不能说传统节目!我们一试,发现不错啊。可为什么有人这么说呢?不是我对就是他们错,不是我错就是他们错。我想了想,

还是听观众的。只要观众认可,还瞪着眼睛评判什么啊?

我从十年前就发现这个行业不学无术的人太多。那时候我们想把相声带回剧场。首先相声就应该在剧场演,相声不在剧场演,指望在电视上大红大紫本身就是个错误。电视是快餐,它不能炖出佛跳墙来。相声在电视上伸不开腰,我们一个节目四五十分钟,电视台哪个栏目能给我四五十分钟啊?而且电视要求快,我们为了适应电视,要剪裁一下,四十分钟的节目,要求三分半搞定,这本身就是违反相声艺术规律的。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不能做,最起码对普及还是有好处的,但是你单指着它活下去就是你演员的不对了。

电视是可以抬人的,但以后走的路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不怨观众、不怨社会、不怨网络、不怨外来文化的人侵,都不怨,就怨你自己。

意义大于内容

2013年春节,我和于老师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,如我所料,争议非常大。

我在相声行业里待了这么多年,鼓励和谩骂伴随着成长,如同一日三餐。夸和骂围绕着我每天的生活,一丁点儿影响都没有,相声是说给自己人听的,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。

很多人替我起誓,郭德纲这辈子绝对不上春晚。但说句良心话,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,可以查我做过的任何专访。一个好的相声艺人,必须要懂得适应不同的演出场合,春晚、庙会、慰问、体育场商演、小剧场都有不同的技巧和表现手法。

在我之前的节目可以抻时间,在我之后的节目也可以抻时间,唯独我的节目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。因为那个时间既关系到后面的节目的生死问题,也关系到十二点撞钟的时间。我多说十秒,后面的节目就必须拿掉一个大腕儿。人家排练了仨月,因为你多说几句话就给人摘了,你觉得合适吗?所以必须可丁可卯,我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我的任务。

现场第一排坐着一个人,他给我举着时间牌子,我必须赶在十七分钟内说完所有东西。这是违反艺术规律的,但在这个舞台上,这是合乎规律的。之前我在大连最多十万人体育场演过,大小各个场合我都试过了,知道怎么表演,唯独春晚的舞台我没演过,所以我要试一试。我那个节目开始十分钟后,就一分钟举一次牌子。我得一边瞧着时间,嘴里一边说着相声,脑子里还得想哪些段子不能要了,随时删词。这个删词不是删几句话那么简单,比如说这个段落里这几句话不能要了,会占五秒钟,把这几个删了之后,后面的话怎么能对上一块儿,还不能让观众听出来乱,这等于是随时创作。

我以前在一些节目里讽刺过一小部分冒充相声的电视相声,但并不代表我否认了所有的电视相声,比如马季、侯耀文等老先生就创作了很多好的电视相声作品。我也从来没有说过电视不能上相声,这是错误的。电视为相声的广告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我希望能通过电视让更多观众了解相声。我那天看网上的评论乐了。有人说现场都乱了,好多观众喊“吁”,这是往下轰郭德纲啊,春晚演

砸了。其实这是一百多年来天津听戏的叫好方式,资深观众才有这个状态,可是有人听完说这就是起哄。

有资深观众说了,春晚的节目看得不过瘾,很多段子已经听过了,这可以理解,这也是正常的。只给我十几分钟,跟剧场里的四五十分钟根本不是一回事儿,根本伸不开腰的,电视对相声的发挥有一定的局限性。要探讨相声的魅力,我们回到剧场、回到茶馆里面再探讨。

还有人拿我跟赵本山老师比较,我特别不愿意。赵老师几十年来在这个舞台上给观众带来的欢乐,功不可没,我不能比。而且艺术种类也不一样,人家是相声,我们是相声。要拿我跟说相声的去比,我倒很愿意,但不能说是语言类的,就得一起比。四个主持人也是语言类的呢,这个东西不能比,更不必去比。人家很辉煌,我在这个舞台是个新人,我以后如果被替代,也是很正常的事,春晚舞台日后会发生什么故事都难以预知。我可能一辈子上一次,也可能上好几十年,这都是没准儿的事,不是我能左右的。

上春晚这件事情就是人家觉得你合适,你也觉得你有合适的节目,那就上呗。没合适的就别上了,人生也不是就这么一种方式,还有很多其他的平台能让观众开心。我知道我是干吗的就行了。

我承认,在春晚上的相声对我来说,意义大于内容。只有去普及才能有更多人去喜欢,只有观众喜欢听才会有艺人喜欢说,这门艺术才能更长久地生存下去。

我每年演出的场次很多,但唯独春晚这一场,是为我自己演的,我满意就行。而且,我非常满意。

爸舍不得再花钱住院,和妈妈回老家了

6

都市生活

武亮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他们是两对80后小夫妻,面临着4个老人+1个孩子的421式家庭生活。北漂族武言文结婚多年,好不容易和妻子攒到房子首付。正在此时,自己父亲生了一场大病。钱是存不住了,该如何给妻子和丈母娘一个交代?

从买房战争到婆媳战争,从婆媳战争到亲家斗争,作为421家庭的“中流砥柱”,80后小夫妻要面临多少无法言喻的痛苦磨难?

【上期回顾】

因为十万块钱的事,爸妈决定回家做手术,半路被我和微微拦截了回来。

主刀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后,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。妈劝我和姜黎爸妈一起回家,解开心结。

在回去的出租车上,我和姜黎爸妈都沉默着。这时姜黎的手机响了,房主顾先生约姜黎谈房子的事。“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绝他呢。”姜黎轻描淡写地说。“黎儿,你真不打算买房子了?”姜黎妈问。“先不买了,明年再买。”

我让姜黎先陪她爸妈上楼,自己去把冬阳给的十万块钱全取了出来。我回到家,只看到姜黎爸妈坐在客厅里。“正好姜黎不在。妈,这是十万。您还是说服姜黎去买房子吧。”“钱从哪来的?”姜黎爸惊讶地问。“钱的事儿解决了。”我说。“言文,我真不是有意跟你爸妈说的。”“妈,您说的哪儿的话。这钱,我不能转到卡里让姜黎知道,只能拜托你们二老,以你们的名义给姜黎了。”姜黎爸从我手里接过袋子,对姜黎妈说:“走,跟我回房间去。”

姜黎从厨房出来,我找机会告诉她,我的升职没戏了。“没事儿,以后还有机会,先别告诉爸妈吧。”姜黎说道。

连续三天没去上班,等我到了社里,社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首先,我被告知换了办公室。进新办公室一看,我的电脑被拆得七零八散的。我看到三张新面孔,和新主任韩亦佳一块来的。我正在清理桌子的时候,韩亦佳走了进来,来到我面前,“咱们十点开会。”韩亦佳话音一落,我就把抹布扔到桌子上说:“微微,吃早点去。”我跟微微在KFC坐了一上午,愣是没回去。中途的时候,韩亦佳给我打了两个电

话,我都没接。“你没在这三天,她给我们开了三天会。每天都开一下午。我待不下去了,明天不来了。”“随便你吧。”

韩亦佳果然去社长那里告状了。社长安慰我说,给我主任的待遇,韩亦佳水平不行,我务必要辅助她,把工作进行下去。

下午姜黎约我陪她去和房主谈拒绝房子的事儿。我觉得与其在办公室受罪,不如跟姜黎见房主,便痛快地答应了。姜黎妈也一块去了。

“这次我们见面,我是想告诉您……”姜黎说。顾先生应该不会想到,这次姜黎是来告诉他不要房子的事儿,所以依然喜气洋洋的。“是这样的,我这次回国只能待十天,我希望在这十天把手续都办好。”顾先生说。“是这样的,顾先生,我要告诉您一个不好的消息。这房子吧,我暂时恐怕买不……”姜黎吞吞吐吐地说。“这房子,我们恐怕给不了全款,剩下的要等银行审批下来才能给您了。”我抢先一步说。“这个情况我知道,姜小姐早对我说过了。”顾先生说。

“不是我老公说的那样。最近我们家出了一点儿状况,我们暂时买不了房子了。”姜黎赶紧说。“什么?”顾先生很惊讶。“我们买,真买。我们早就准备好钱了。你现在方便带我们去看房吗?”姜黎妈说。“明天我们就可以找中介办手续。”我说。顾先生生怕再起什么变故,马上答应了。“你们这是干吗啊?”姜黎很不解地说。“房子必须买。钱,我跟你爸先替你们垫出来。”姜黎妈说。“先让爸妈垫一下,明年我们存够了,再还给爸妈。”我说。

跟顾先生约好明天找一家中介

公司做过户手续后,我们就离开回家了。这时姜黎的手机响了。接完电话姜黎神色大变。“怎么了?”我问。“凌菲跟冬阳闹离婚呢。”

我跟姜黎赶到冬阳家的时候,门是半敞着的,地上一片狼藉。“这日子没办法过了。”姚凌菲哽咽地说。“冬阳、冬阳。”我朝着楼上喊。“别喊了,他走了。言文,我告诉你们怎么回事儿。”冬阳妈坐着轮椅从一楼的卧室里出来了。

“言文,你坐吧。阿姨是一个腿腿的人,行动不方便。今天凌菲回她妈家了,临走的时候,我对她说我下午四点多点的时候上厕所,这也是阿姨多年的习惯,但我等到快五点的时候,她都没回来。不怕你笑话,阿姨尿在裤子上。冬阳回来看到我尿在裤子上,就生气了。凌菲回来,他们就吵起来了。”

“我妈脚扭伤了,难道我一个做女儿的,不应该回家去看看自己的妈妈吗?”姚凌菲说。“你妈是脚扭伤了,我是一辈子都不能走路了。”“那冬阳怎么走了呢?”姜黎问姚凌菲。“他跟我发了一通脾气就走了。这些东西都是他摔的,他说别过了,这样下去,这个家也过不好。”姚凌菲很委屈地说。“你先回你爸妈家待两天,等大家的情绪稳定了,再心平气和地谈谈。”姜黎提议。

中午,我去病房送饭时,一名护士告诉我:“你爸再稳固一周就可以出院了。但你们卡里的钱不多了,需要续费。”护士说。“还需要再缴多少?”“先缴三万吧,不够了再补。”“行,谢谢你。”我看着护士的背影,心想这三万又该去哪里弄呢?

“言文,咱不缴了。”我妈的声

音在我背后响起。“妈,您怎么出来了?”“幸好我跟着出来了。手术也做了,我带着你爸可以回家去养。”我妈把医院又让交三万的事告诉我爸,我爸当即表示,明天就办出院手续。我理论不过他们,只好先走了。在医院楼下看见冬阳,他约的客户临时爽约了。我们俩便去喝酒。

“凌菲回家了?”我问道。“没有。”“真不打算过了?”“怎么可能啊。我是演给我妈看的。”“还是先把你妈的心结打开吧。”

我跟冬阳喝到太阳西斜才回家。我醉醺醺地和姜黎唠叨:“姜黎,你知道吗?医院又让缴三万,我爸妈舍不得了,我也拿不出来了。姜黎,你说他们养儿育女真的能防老吗?”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的,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。姜黎送饭回来,说道:“我没能留住你爸妈。他们非要出院。”“还是让他们回去吧。就算我们再从别处拆借来三万,我爸也会出院的。他是不会再让我们花钱了。”“凌菲下午给我打电话了,说她已经决定跟冬阳离婚了。”姜黎突然说。“这事儿你先别告诉冬阳,也拖着凌菲,冬阳肯定扛不住这事儿。”“成,我尽量。”姜黎说。

我陪着我爸妈下午去办理出院手续,本想接他们回家休息一下,吃个晚饭,再送他们去火车站。但他们异口同声地拒绝了,直奔火车站。

一会儿姜黎也赶来了。“你俩要好好过日子,别因为一点儿小事拌嘴,伤感情。”我妈握着姜黎的手说。

“儿子,你升职的事儿定了没?”我爸突然问。“定了。”“成主任了?”“成了。”爸的表情很欣慰。